

我有一位爱唱京剧大家都叫他“左工”(建筑设计工程师)的朋友,快有一年没有见面,近日又在亦社票房碰到了他,眼前似觉一亮,他人好像比以前要“清爽”了许多。一谈,才知道他今年生过一次病:心肌梗死,医生断定是香烟的危害。疗养了两三个月,顺便就把烟戒了。以前我也劝过他,不听,现在是自己受到教训,自己幡然而悟,不啻壮士断腕,是最有成效的。“左工”对我说,戒烟的头三个月最难熬,脑子里老是想这件事,动不动就要伸手去拿烟,但一想到自己的病痛,手又缩了回来,熬到三个月过去,也就习惯了。

他又谈到另一位朋友杨派名票薛永宁,说他本来不吸烟的,后来不知怎么就吸上了。“听你(指我)的劝,曾经不吸过,现又吸了……”言下不胜遗憾。此时薛永宁正在不远处,听见我们在谈他,马上跑过来声明:“我是没有‘念头’(上瘾)的。”这也没有什么,吸就吸吧。心脏出问题,不一定是吸烟的原因。比如像我,心脏有毛病好多年了,而我是从来不吸烟的。也许正因为我不吸烟,房颤至今,坚持服药也不觉得是什么了不起的威胁,平常再在各方面注意些就行。

吸烟最容易得的病大概就是肺癌。今年先后有三位七十多岁的朋友因肺癌不治而亡,据我知道,他们

都是不吸烟的。头一位是弹词家胡国梁,严(雪亭)派传人。他的身体是不大好,但最后查出来的致命之患竟是肺癌,而且已属晚期,既不能开刀,也不能化疗,靠吃一种很贵的进口药维持

清爽相

秦绿枝

了一个时期,终于撒手而去。另一位是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教授宋光祖,新认识不久的朋友。承他不弃,曾先后光临舍间两次,谈编辑《折子戏赏析》一书的事宜。我敢断定他不是吸烟的。我们谈心的时间很长,他一点没有想吸烟的意思。

他被查出患肺癌也到晚期,只能采取保守治疗的方法,吃中药。他在电话中跟我讲述这一切时声音很平静。就在他去世前十多天还通过电话,觉得他的口气也没有什么异样,想不到说走就走了,我是看了报上的讣告才知道的。

去年11月28日,我曾在本刊发表过一篇题为“打电话”的小文,谈的就是他们二位,不过没有把名字说出来。我从他们在电话里的声音生出希望,也许他们的病情目前并无大碍,可以拖一个很长的时期,

并妄想会不会有转机的可能。因为是妄想,所以落空了。

第三位朋友也是新交的: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教授余匡复,研究《浮士德》的专家。我们是病友,曾在徐汇区中心医院119病区先后两次同住一间病房,彼此谈得很投契。出院后也在别的场合见过面,还通过几次电话。余教授的不幸是在今年春夏之交听到的。原来他早就患有肺癌,在瑞金医院开过刀,这次是旧病复发,救不回来了。“徐中心”起先也不知道,后来发觉余教授怎么长远不来门诊,打电话去问,才得到噩耗。119病区所有的护理人员还有认识他的病友听了都很惋惜,我也怅惘不已,老年人于故交零落之际又能结识这样一位谈得来的新朋友,是可遇而不可求的,不想一下子又失去了。余教授以前吸过烟吗?至少在我认识他以后,没有见他吸过。

写到这里一看,会不会有误导的嫌疑?吸烟的朋友会说,你看,不吸烟的人照样得肺癌,难道吸烟的人就一定得肺癌?啊呀,我不是医学家,这方面说不出更多的道理,有前面“左工”的例子在,说明吸烟总有损健康,不生肺癌,也会生别的病。

也有八九十岁的老人,吸烟一生,至今仍无异样,又该作何解释?我说,既然如此,反正已享有高寿,吸还是不吸随便吧!

老家的集市从我记事起就有,就设在庄市镇的河边。镇离老鹰湾叶家村三里路。村里每天有人去镇上,挑去田里“出产”,捎回日用品。村里孤寡老人,族人会帮着捎东西。阿娘种菜是行家,吃不了的拿去卖。每次去,她提只装得满满的竹篮,回来会带冻米糖给我吃。家里并不缺钱,她也许是怕糟蹋东西,总是去赶集。

她带我去过一次,只记得我走不动了哭,后来再不敢吵着要去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我曾几次去乡下住,对集市的记忆多半是那时留下的。每天天刚亮,四乡农人就赶去了。卖的大多是菜蔬,有少量鸡、鸭、蛋,有时有鱼虾,偶尔有土布,都是自己的“出产”。庄市有糟坊、布店、米店、打铁铺、南货店,印象最深的是长面作坊。“庄市长面”名扬四海,大多是前店后作坊,细长的面晾在太阳底下,街上一片清香。还有草帽工场,草帽都是出口的,很漂亮。我很想要一顶,但出口的东西不能卖。阿明曾想去偷一顶,当然没敢去。没得到草帽,成了永远的遗憾。后来,我买过很多草帽,但记忆中的金丝草帽再也找不到。

那时阿娘已老了,她不再去赶集。那几年种出的东西不够吃,当然也没法去卖。有次,阿香姐挑了担芋芡叶去卖,我跟着去了。芋芡叶是喂猪的,现在却成了好东西,被人一抢而光。阿香姐担子里还剩下垫着的两张大芋芡叶,她说,这两张送给你阿娘吃。芋芡叶很涩,又苦,我怪阿香姐不送芋芡,送这种东西!阿娘说,野菜都挑光了,大家都没东西吃。两张芋芡叶,荒年可救一条命,是阿香嘴边省下的,要记得这份人情!

庄市集市沿河而设。摆摊的都是乡邻,卖的是自家东西,故不大计较,买卖都心平气和,还常以物易物。如忘了带钱,说一句“下次带来”就完事。有次,

东西摆东摆! (东西放这里了)”大魁娘在里屋应道:“既告,摆的好勒。(放着好了)”既不称也不看。小孩子吃梨,抓把毛豆荚干,没人会责怪。这样温馨的集市,后来再没见到过。

庄市镇不大,人口只2万多,却出了叶澄衷、包兆龙、陈兰荪、叶德金、董杏生、邵逸夫、包玉刚等商界巨子;还有医学博士叶晋定,电影先驱邵醉翁等。解放后,还出了6位院士,被称为院士之乡。一个小镇成为宁波帮的发源地,能出如此多的人才、大家,当然有很多原因,我想,也许与庄市的集市也有关系吧!集市上天天流淌着温厚、善良、平和的气息,庄市人浸润其中,心里葱茏一片。这样的人,“吃勒奉化芋芡头,去闯三江六码头”,底气十足,怎会不成功!

老人在看着呢。儿子跳起来走了。这样的故事几乎天天发生。集市上从不听见吵骂声;集散了,地上不见垃圾;摆摊的人,衣服也有很旧的,但都干干净净。门面房,家家敞开大门,放着长凳,路人可随便坐。茶桶上放着碗,任何人可舀水喝。有时东西没卖完,可寄在镇上人家,一声“大魁娘,



一个流行歌曲明星在路上被一位男子拦住。

“啊,太好了!我在这里碰见了你!几个月来我一直在追踪你的所有音乐会,好像票房不怎么样,不是吗?”那男子说。“绝对不是,所有音乐会全部客满!”歌星回答说。“但是你最近的一张CD却是失败的,对吗?”“不对,销售了100多万张呢!作为一份粉丝,你怎么会提这种奇怪的问题?”“粉丝?我是税务局的,正在调查你的最近一次纳税申报呢!”

税收是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,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制定税法,按税法向公民征税;依法纳税是公民的义务。然而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理解这一点,对纳税抱着抵触情绪,个别人甚至千方百计地瞒报逃税。其实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,国家根据发展计划,合理动用税收,从事经济建设、发展交通事业、兴办教育卫生、加强国防力量、维护国家权益、开展科技研发……没有这一切,上海到江苏昆山怎么能坐地铁来回?崇明的高速路桥怎么会建成?探索宇宙的宏伟目标又如何去实现?

当然,在不同的社会

税收的故事

陈钰鹏

制度下,税收会有不同的本质,因此在历史上、在世界不同的地方,都会产生一些稀奇古怪、荒诞可笑的税种。还有,不管在什么体制下,都会出现少数腐败分子滥用税收、一饱私囊的现象。十八世纪初的普鲁士首相约翰·卡西米尔·科尔贝·冯·瓦滕贝格挖空心思

对流行服装征税:帽子税、袜子税、假发税……尤其是假发税,披肩的假发在当时中上层社会十分流行,如果想公开戴假发,则必须登记和申请,每月缴纳3塔勒(一种银币)假发税。缴税后在假发内衬上盖章,作为凭据。检查官在街上随时有权让人脱下假

发,接受检查,违者被强制揭掉假发。

欧洲十九世纪初以前,很多国家实行一种门窗税,税额的高低根据房子里居住的人口数、门窗的数量以及门窗的朝向而定,所以那个时代留下

的临海房子往门窗很少。而英国工业化初期所建的、面向工人阶级的廉价出租房几乎没有窗户的,居住条件很差。

古罗马皇帝维斯帕西娅曾推出公厕税,这一举措受到他儿子的反对,欧洲流行的一句成语“钱不会发臭”据说产生于他们父子间的辩论(维斯帕西娅在解释“公厕税是否合理”时所说的话)。

然而有些税目看似荒

谬,但实际上却体现了税收的一个作用。十八世纪的德国柏林出台了“处女税”,纳税人是20至40岁的未婚女子,她们每月必须缴纳2格罗申(1格罗申等于10芬尼,在当时可买25根煎香肠)的税金。处女税的潜在意义在于促进未婚女子早日走进婚姻殿堂,摘掉“处女”帽子,为国家生育育女。沙皇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国曾流行过“胡子税”,不剃胡子的男子每年需缴50卢布的税金,额度固然并不可观,但却体现了彼得大帝的改革决心,俄国要向西方开放,所以他要求男性臣民注意脸面。明白了税收的调节作用(比如对污染环境的

企业强化征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),也许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税收及其意义。

七夕会

美食情怀

所有的豆类植物中,我最爱扁豆。自小生长于乡村,熟悉的豆类品种繁多,诸如大豆、蚕豆、豌豆、红豆、绿豆、豇豆、四季豆等等,有的可当粮食,有的可作蔬菜,各有其可爱之处,但倘若专挑一样来,我选择扁豆。乡贤郑板桥一句“满架秋风扁豆花”,使一向默默无闻的扁豆在中国文化里多了层雅致韵味,大有由野乡僻壤转而登堂入室的感觉。其实,扁豆在我看来,原本就是那般朴素无华,扁豆连系的记忆之根,从来不曾改变。第一次对扁豆产生强烈的亲近感,是刚上高中那年。学校在镇上,面临着全新的压力,顿时感到非常不适应。于是常常想着回家。一次晚上,当我踏着疲惫的

步伐,远远地听见蟋蟀鸣,闻到一阵熟悉的清香时,我知道家就在前方。走进院子的一刹那,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包裹了全身。那香,是扁豆花,还有被露水打湿的扁豆交融的味道。

从此,扁豆在我的物语世界里,代替了家。每当我从外面归来,尤其是夏秋之交,我总希望逢上这位沉默的老朋友。扁豆有绿白紫之分,我独爱紫扁豆。

家里还有一小块菜地,母亲总是顺着季节,随意摆布各种蔬菜。菜地两面临河,河畔长有几棵桑树,于是夏秋时她便常常弄些丝瓜扁豆之类。在家的时间少,临到菜地帮忙,多是扁豆已过



旅行归来

戴继斌

瞎起脚尖,拉近藤蔓,伸长胳膊尽力去捋。当我捋够了一顿之需,将菜篮递到母亲面前,她的脸也绽放成一朵花。乡下的扁豆做法简单,贵在淳朴自然,有浓郁的柴火味道。扁煎烤这些如今流行的做法用得少,有炖的。最常见的是红烧。两头撕去茎脉,入铁锅爆炒,加菜油盐酱油即可。糖和蒜末都算考究。扁豆烧肉那算大菜了,平时是很容易吃到的。精细的吃法是将扁豆切成丝,和上辣椒瓜丝等清炒,别有风味。还有一种做法,和饭一起煮,即扁豆饭。这在当时是极“土”的做法,通常是没菜时的无奈之举,今日想来,却印象最深,多年未曾再品尝的扁豆饭,竟是那么好吃,其缘由,除了扁豆与米饭

整形手术如今又出新招。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报道,看手相在日本和韩国极其流行,不少人从相士口中知道命运,想通过改变手掌上的事业线、爱情线、生命线的长度,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
前来做“掌纹整形”手术的顾客,多是年龄30多岁的中年人,一般男顾客希望改变自己的财运线或事业线,女顾客则希望改变爱情线。有的女顾客没有爱情线,她们认为因此没有寻找到爱情;有的女顾客虽然有爱情线,但她认为爱情来得太早,会让她错过后面的好机会,因此要求延长改掌纹。有的顾客甚至会在手术前,在自己的手掌上用笔划出自己希望改变的掌纹的长度及曲线。

所谓“整掌手术”,是医生利用激光刀在手上烧切出掌纹,用电动手术刀刻画出稍微弯曲的切线,因为掌纹一般都不会是直的。如果只是划出掌纹而不用激光烧的话,伤口愈合后掌纹就不会留下来。一次可以整出或改变5到10条掌纹,手术时间约需10-15分钟。日本一名整形医生至今已做了37例。因为“掌纹整形”颇受欢迎。

那么,“掌纹整形”果然有那么奇妙的作用,真的会给整形者带来好运吗?这当然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。看手相,本来就很不可信。掌纹的长短,和一个人的事业、财富、寿命、爱情的结果,根本没有关联。相术起源于印度,受占星术的启发而生。这是一种不靠谱的迷信。在古代希腊,亚里士多德曾向亚历山大大帝介绍相术,后者对此产生浓厚兴趣并以手相判断大臣的性格。但是,结果并不如愿。科学发明否定了相手术的种种猜测和谎言。看手相在英国被亨利八世禁止,他认为那是“邪恶的巫术”。对“掌纹整形”改变命运一说,连伦敦的一名名叫古帕塔的相手士也不相信。他说:“即使做了手术,掌纹也不会改变命运。如果你想获得财富,就要付出行动,要获得健康,就去做运动。我的一名顾客在做瑜伽半年后,生命线就变长了。”

有时候,如果在做了“掌纹整形”手术后,他交上了好运,那是一种巧合,他也许不做“掌纹整形”手术,同样会碰上好运的。因为掌纹的变化不过是手上的一些皱纹的变化而已,和他的思维的改变没有关系,也不能提高他的才能和品行。上述做了37例“掌纹整形”的日本医生松冈孝明,也对“掌纹整形”的作用持怀疑态度。他说,这种手术充其量,最多能起到某种“心理安慰”作用罢了。

从医学角度来说,在我看来,在手掌上乱做手术会导致细菌感染和增加患神经瘤的风险。心理暗示可能会影响一个人对命运、前途的态度,但没有必要去做这种带有创伤性的手术。(作者为解放军上海455医院整形外科博士、副主任医师)

杏林夜谈

「掌纹整形」能改变命运吗?

李宇飞

